

# 钱锺书生平十二讲

【钱之俊·著】



- 第一讲 钱锺书少年时期的读书与作文
- 第二讲 钱锺书与《槐德堂斯稿》
- 第三讲 钱锺书在何系读研究生？
- 第四讲 钱锺书为什么要取“堂玉良铭”？
- 第五讲 钱锺书当家庭教师
- 第六讲 钱锺书与金陵图书馆
- 第七讲 钱锺书为什么没考北京大学呢？
- 第八讲 钱锺书是“御用翻译”吗？
- 第九讲 钱锺书的日記
- 第十讲 钱锺书的编辑工作
- 第十一讲 钱锺书的住房变迁与友人陈定山
- 第十二讲 钱锺书父亲的遗体

# 钱锺书生平十一讲

【钱之俊·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生平十二讲/钱之俊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520 - 0421 - 2

I. ①钱… II. ①钱… III. ①钱钟书(1910~1998)-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1164 号

## 钱锺书生平十二讲

---

著 者: 钱之俊

责任编辑: 林凡凡 缪宏才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顥輝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7 - 5520 - 0421 - 2/K · 222

定价: 25.00 元

---

---

# 序

---

《管锥编增订》出版的时候，钱之俊先生刚出生，现在也才三十出头。之俊少年英爽，好学深思，和我文字往还数载，极锐发。他得知我作《钱默存先生年谱长编》，就将自己几万字的初稿举以相赠；尽管没有溢出的，还是教人不胜感刻。渐渐看到之俊先生斐然述作，大块文章常登大报，益喜其思理深密，文笔鬯利。

已刊行的治钱先生历史的著作，数李洪岩先生的《钱锺书生平与学术》顶好。之俊先生如何后来居上或者别开生面呢？这一二十年来发掘和曝露的文献，作者差不多料简一过，另出手眼，聚类钩元（缕述编辑生涯独阙 *The Chinese Year Book* 之 consulting editor），成兹一编，有机会成为比较文学所谓“媒介者”（intermediary），在“发播者”（transmitter）和“收受者”（receptor）之间大起搭桥牵线的作用。“为何不读研究生”也，“家庭教师”也，“住房变迁与文人际运”也，这些题目就足以开张耳目，也见得作者的善逞狡狯以见奇妙。

信信疑疑，善善恶恶，史家之职志也。《我们仨》数计“锺书的拜门学生：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此地只淡淡地说：“第二位学生似乎不姓钱，姓何，叫何灵琰。”不大声以色，而作作生芒——所谓“微而显，婉而辩”的“春秋之笔”。辩折“翻译工作”为“工具而已，奉命而已，仅此而已”，健论卓识，想钱先生亦当惊知己于千古。

---

# 目 录

---

序 范旭仑

- 第一讲 钱锺书少年时期的读书与作文 / 1
- 第二讲 钱锺书与《桃坞学期报》 / 14
- 附：夭择与种变（译作） / 25
- 第三讲 钱锺书为何不读研究生？ / 29
- 附：曹禺谈钱锺书 / 52
- 第四讲 钱锺书为何要拆“金玉良缘”？ / 53
- 附一：金玉缘谱 / 65
- 附二：钱锺书与叶崇范小姐 / 70
- 第五讲 钱锺书当家庭教师 / 75
- 第六讲 钱锺书与合众图书馆 / 82
- 附：《顾廷龙年谱》里的钱锺书 / 92
- 第七讲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 97
- 第八讲 钱锺书是“御用翻译”吗？ / 110
- 第九讲 钱锺书的日记 / 126
- 第十讲 钱锺书的编辑工作 / 141
- 附一：1948年的《写在人生边上》 / 164
- 附二：丁聪与《围城》及其他 / 168

第十一讲 钱锺书的住房变迁与文人际运 / 171

第十二讲 钱锺书父亲的遭际 / 197

附一：钱基博的日記被誰“付之一炬”？ / 213

附二：錢基博為人取名及其他 / 220

后记 / 227

# 第一讲 钱锺书少年时期的读书与作文

## 小学时期的读书与作文

钱锺书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基博是现代著名的国学家，著述等身，对儿子的家教极其严格。但钱锺书在入东林小学之前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大伯父钱基成负责。钱基成因为长房无子，钱锺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他。钱锺书4岁（虚岁）时始由伯父教识字，6岁入秦氏家族办的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病停学。他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加之本来就不太赞同新式学校教育，借此就停学在家。按当时新式教育的学制，像钱锺书这个年龄段，应该入初等小学学习了。但钱家人不仅钱基成不赞成新式教育，钱锺书祖父钱福炯也很反对进“洋学堂”，他们还是倾向于老式教育。不久，钱锺书又被送往亲戚家的私塾附学。因附学不便，一年后又在家由伯父教。

钱基厚《孙庵年谱》记民国五年：“长侄锺书及子锺韩始由伯兄授读……伯兄首以《尔雅》授之，叔兄为重订次序，盖父意欲令于幼时能正音读、辨字义也。”到考上东林小学时，钱锺书已“卒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诸书，暇则涉猎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sup>①</sup>。其实跟伯父后面读书很是轻松，这期间他还读了

<sup>①</sup> 钱基博：《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行述第三》，《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99页。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雅的、俗的，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小小年纪，书看多了，除了喜欢讲给弟弟妹妹们听，自己还喜欢琢磨：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假若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李洪岩先生认为，“在这些疑问与纳闷中，也倏忽闪动着钱锺书日后‘以解颐资解诂’的某些治学特色”<sup>①</sup>。

1920年，钱家人看到时代实在不同了，不得不让钱锺书、钱锺韩兄弟（堂兄弟）进新式公立小学上学。是年7月，他们考上其时已改称第二高等小学的东林小学。东林小学，原为东林学堂，其前身即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将各州、县的书院改设小学堂，东林书院遂改名为东林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1913）改名为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但当地人习惯上仍称它为东林学堂或东林小学。学校秉承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传统，多年来培养出许多人才，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陈翰笙，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经济学家王寅生，革命家秦邦宪（博古）等都是当年东林的学生。钱锺书在东林小学读书时，学校已显得规模宏大。当时教职员只有十多人，校长专职，不上课，其他没有专职者，舍监、庶务、会计都由教师兼任，全校教职员都住校，一心扑在教育上。学生每周要上国文课十节，英文、算术各四节，其他如修身、史地等课一二节。<sup>②</sup>

钱锺书他们没有读初等小学，直接上的高等小学<sup>③</sup>。学习上，他们

① 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2页。

② 刘桂秋：《东林小学里的钱锺书》，《人物》2003年第10期。

③ 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

文史方面很不一般,但有些学科就跟不上,比如算术就得补考。尽管如此,钱家也没有放松对他们进行国学教育与训练。钱锺韩后来回忆说:“进入高小后,由于缺了四年基础教育,学习困难很大,学校里有一套功课,有一套作业(当然比现在少得多,浅得多),家里却从不过问,只是另行安排一些课外学习任务:继续读些古典文学,读些中国历史,写些议论文章。在这几年里学得很狼狈,成绩不佳,有时还不及格,只能靠自己的阅读能力来勉强应付功课。”<sup>①</sup>钱家的教育方式对今天兴起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在钱锺书上东林小学不久,伯父钱基成去世(1920年农历9月21日)。他对伯父感情很深,悲痛不已。当年,他写了《题伯父画像》一文,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钱锺书最早的一篇文字。文曰:

呜呼!我亲爱之伯父死矣,不得而见之矣。可得而见者惟此画像耳。然吾瞻拜伯父之画像,不禁哀之甚,而又慰之深也。哀莫大于死别,夫何慰之有?慰者,幸音容之宛在。然而不能无哀,哀者,哀死者之不可复生也。嗟夫,我伯父乃终不可得而见矣!于不得见之中而可以稍慰夫欲见之心者,幸有斯像耳。岁时令节,魂兮归来。锺书衔哀展(瞻)拜,供奉香花,我伯父在天之灵,其实式凭之。<sup>②</sup>

全文不到200字,满眼的“之乎者也”,俨然一个小夫子的模样,正是钱基博所言“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文章虽稚嫩,情意却是真挚的。大伯父去世后,钱锺书虽然仍与伯母一起住,但教育开始由父亲来接手。钱基博在儿子上东林小学之前的几年里,对儿子的教育常常是

<sup>①</sup> 钱锺韩:《谈自学》,《钱锺韩教授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23—224页。

<sup>②</sup> 钱锺书:《题伯父画像》,转自《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54页。

“鞭长莫及”。偶尔背地里教儿子些算术，儿子也是被他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效果不仅不大，还得罪了大哥。针对儿子当时喜欢“臧否人物”、好发议论的情况，他为钱锺书改字“默存”（原字哲良），还在《题画谕先儿》<sup>①</sup>文中对儿子提出告诫：“汝在稚年，正如花当早春，切须善（善）自蕴蓄。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浅者谀其早慧，而有识者则讥其浮薄。语曰：‘大器晚成。’蓄之久，而酝酿熟也。又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发之暴，而酝酿不熟也。如锦侄绘此贻汝，非必喻汝少年身世之生意洋溢，或亦有所讽耳。汝不可不知此意，切切。”

东林小学时期，钱基博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每天下午放学后，他就叫钱锺书兄弟俩去他办公室，自习或教读古文。到师范学生们吃过晚饭，开始夜自修时，才带他们回家吃晚饭。钱锺书晚年对此仍记忆犹新：“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sup>②</sup>这期间，钱锺书不仅在父亲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余时间，他还开始接触西洋文学。他读了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只是觉得“沉闷乏味”。可是不久他发现并迷上了林纾译的西洋小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四十年前，在我故乡那个县城里，小孩子既无野兽电影可看，又无动物园可逛，只能见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儿把戏或

① 《南通报》1920年12月12日。

② 钱锺书：《槐聚诗存·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

者牵一头疥骆驼卖药。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我只能向冒险小说里去找寻。”<sup>①</sup>钱锺书读书的范围与思想的空间陡然扩大了。

有了这样的文学、历史基础，钱锺书的作文水平在同龄人中，开始就很突出，虽然那时还不被父亲钱基博看好。东林小学4年，他作文的突出，小学时期的同学可以提供佐证。邹文海在《忆钱锺书》文中透露了当时钱氏读书情形以及老师对他文章的评价：

在东林——无锡县立第二高小——的三年，因为他是通学我是寄宿，虽在同一年级，很少一起游息。只是先严督责我读书时，常引他为话题，总是说：“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锺书书声朗朗，谁像你一回家就书角都不翻了！”父亲的训斥，引起我对锺书君的反感，“什么了不起，还不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只有国文能揭示。”记得那时候他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文章的评语，常是“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等佳评。他常常做些小考证，例如巨无霸腰大十围，他认为一围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个手指的一合，除此之外，我对他没有更深的印象了。<sup>②</sup>

另据比钱锺书晚一届的姚方勉先生回忆：

记得在再得草庐后面的走廊里，设有一个学生成绩揭示处，我曾见到过许多好文章，其中署名的，大多是钱锺书、钱锺韩、孙佐

①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2—83页。

② 邹文海：《忆钱锺书》，《钱锺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96页。

钰、姚宏胄等同学。他们是我上一届同学，因此引起我的注意和敬佩。有的文章，开头就用一个“夫”字，我初见时不知其意。原来钱、孙等同学，家学渊源，对古文已有较深的造诣，发语词作语助的“夫”字，早已见多用惯。

……钱锺书、钱锺韩昆仲是有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我对钱锺书先生小学时代的音容笑貌，还记得比较清楚，他眉清目秀，声音清脆，走路姿势，不同于一般同学。作文篇篇都是好文章。<sup>①</sup>

虽然没有说那贴在再得草庐后面走廊里的好文章搞的是作文竞赛还是作文展，但文章写得好确是深得老师与同学的赞赏和羡慕的。

钱锺书在东林小学4年，能保留下来的文章很少，但也不是没有。1923年，钱氏兄弟小学毕业，一起考入苏州桃坞中学<sup>②</sup>。在校期间，他撰写的《获狐辩》一篇，发表于校报《桃坞学期报》。文章很短，不到400字，是篇小论文，文曰：

余以不才，而喜文事。至十三四，始粗有成。斯文即三年前作也。其事则详于篇中云。时方诵习国策，故语颇奔放，大异乎今。倘亦俟壮悔所谓泛驾之流兴，非所敢望也。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写此呈君纲吾友，以应其求，锺书题。

月之某日，女佣某氏，获一小狐于仓。以为鼬也，杀之。迨夜，长嗥起乎庭中，声惨以厉，彻晓不息。家人聚而谋曰：“是狐鸣也。昨所杀者，殆雏狐也。噫！狐，灵物也，能祸福人者也。倘使女佣祝而谢焉，陈其误而非故焉，或者免于戾矣。”女佣如言，迄无恙。家人曰：“狐怒之矣。”钱子曰：“是不可以不辩。”

<sup>①</sup> 姚方勉：《三年东林小学生活》，《无锡文史资料》第22辑，1990年6月印。

<sup>②</sup> 即今苏州第四中学。

常言曰：“人为万物之灵。”吾不信也。何则？雏雉见之《尚书》，石言著乎《左传》。武王渡河，火流为乌；汉高起义，白帝见杀。逮夫今日，蛇也狐也，莫不以为神灵之所冯依而崇拜焉。则是物灵于人，而人为万物之灵云乎哉？且以狐之灵，而不能自藏其身，致为厮养所歼，灵物顾如是乎。夫狐出不以时，死宜也。既杀之，又从而拜之，果何为者耶？斩关之盗，人不责其穿窬；杀人之囚，律不科其斗殴。何则？以斩关方穿窬，小罪也；以杀人概斗殴，细故也。狐而有知，宁以一拜而杀其子哉？作《获狐辩》，以解家人之惑。<sup>①</sup>

“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即 1926 年 11 月 15 日，“三年前”当在 1923 年，可知，这文章就是他小学毕业那年的作品，现在朋友王君纲约稿，才拿出来发表（次年发表）。文章写得虽然不长，但充满思辨色彩，不仅说得有理有据、“一本正经”，而且文言已相当流畅雅致。“时方诵习国策，故语颇奔放”，说明他不仅会读书，还能学作文，这是他善读书的脚注。钱锺书小学时期的这两篇文章，在他的相关传记或文集中都没有提及<sup>②</sup>，这些都是研究钱氏早期生平与著述的新材料，当引起重视。

钱锺书小学时期的文章在同龄人中虽已相当了得，但还不能让父亲钱基博入眼。他文章写得好，而且知道发奋读书，并真正得到父亲的称赞，还是在上中学以后。民国十二年（1923），13 岁的钱锺书小学毕业。杨绛说：“锺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锺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有正经的孩子。”<sup>③</sup>主要是数学成绩差，国文还是比较突出的。故有学者说：“在东林小学读书的这四年中，钱锺书已经开始构筑他那恢宏阔大的知识结构的底部基础。”<sup>④</sup>

<sup>①</sup> 钱锺书：《获狐辩》，《桃坞学期报》1927 年第 10 卷第 1 期。

<sup>②</sup> 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书中为首次披露《题伯父画像》一文。

<sup>③</sup>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28 页。

<sup>④</sup> 刘桂秋：《东林小学里的钱锺书》，《人物》2003 年第 10 期。

## 中学时代参加作文竞赛

小学毕业，钱锺书考入苏州桃坞中学。桃坞中学是一所英文教学极为严谨的教会学校，由美国圣公会于1902年创建，师生在校内皆用英文会话交流。校长是教会派来的外国传教士，外语由外籍教师任课，其他课也多用英语讲课。当时学校设初中、高中部，钱锺书读的是初中部。

桃坞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不仅外教多，而且国内教师也多是名牌大学毕业。学校每学期都会举行中英文竞赛，季报部<sup>①</sup>还经常举行征文比赛。学校有学生会、青年会、演剧团、数理研究社、桃坞艺术社等学生团体，课外活动频繁。以青年会为例，它主要是筹谋救济失学儿童，彰显服务精神，特设义务夜校，教员多由高中学生自由分任；每隔两星期还会请海内外名人来校演讲，拿1925年9月到1926年元月这学期来讲，青年会共计组织了8场演讲。除学生团体外，学校每学期也会组织很多活动，请人来做演讲，组织体育活动等都是常事，如1925年10月时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就曾应邀来校演讲，题为《读书与做人》。学校有足球队、网球队等，不仅在校内搞比赛，和校外学校打友谊赛、联赛也很频繁，这也许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学学习的。学校藏书丰富，每年都会新增大量中外书籍，如1925年就新增有《曾文正公集》、《东方文库》、《少年百科丛书》、《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及《列德白氏图书馆之文学》(*Ridpath's Library of Literature*)等书。学校虽为教会学校，但在管理上很人性化，会兼顾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相互尊重，灵活处理。中秋节，学校会放假一天，有时高中部学生在得到校长特许的情况下，月夜还可出外玩赏，学生们三五成群结伴赏月，吟诗作对，到深夜才回校就寝；10月10日的国庆日也会放假，而国庆日之后的孔子圣诞，晚上又会有庆

<sup>①</sup> 即《桃坞学期报》编辑部。

祝,表演、演说、看影片。因为是教会学校,所以也不可避免过洋节。感恩节会放假一天,学生上午去做礼拜,然后捐款捐物;圣诞节晚上学校举行庆祝活动,唱歌演戏,很热闹,第二天开始放假四天。

作为教会学校,桃坞中学的中英文课程分班上课,钱锺书刚入学时,因为国学有根基,国文、中国历史等课都是直接跳到初中二年级上课,而英文、数理等课程则在初中一年级。在这些课程中,他国文是强项,数理等课却不太理想(对生物学倒是很感兴趣)。有关钱锺书在桃坞中学的学习和生活,所有的传记都着墨不多,而且所述内容也多有雷同,比如他在校期间参加作文竟赛事。

桃坞中学每年都要举行中文和英文作文竞赛,不论高中、初中,各年级学生都可以平等参加,公平评选,并公开发榜。入校不久,钱锺书第一次参加了竞赛,得了中文竞赛全校第七名。这个成绩,对一个刚入校的初中新生来说,已属不易,在以往的桃坞是没有的。据说到后来,每次作文竞赛,钱锺书总是排名第一,直至一个叫朱光辉的人出现才改变,被夺去第一,只得屈居第二。钱锺书不服,要求单独比试,校方特地先出两题让他们竞争,而钱锺书又提出须在两小时内当场交卷,但朱光辉说他下笔没钱锺书快,这又不是正式的作文考试,文有二题,是否允许他次日交卷,校方同意了。结果朱光辉还是第一。<sup>①</sup>此事好像也是朱光辉后来在文治中学教书时向他学生透露的,因为人事已去,似成孤证。以钱锺书的少年意气,这事不是没有可能。朱光辉这个人早年文章可能确实写得好,后来也留过学,但大约终究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后涉迹官场,做过县长。因为这些历史问题,解放后连书也没好好教成。1985年朱光辉病逝,终是一事无成,正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钱锺书好拿第一的个性与能拿第一的才气似乎一直保持到了高中

---

<sup>①</sup> 刘衍文:《漫话钱锺书先生》,《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第101页。

和大学时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许振德和钱锺书是同系同班同学，他和钱锺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后来钱锺书夺了他的第一，开始他还曾想揍钱一顿出气，后来钱锺书偶然替他解决了一道问题，他们遂成好友。钱锺书曾说过：“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的话：“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杨绛先生说这是“夫子自道”。显然，年轻时的气盛，才子的习气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是一以贯之的。

对桃坞中学每年都要举办中、英文竞赛的情况，兹以钱锺书上初三这一年<sup>①</sup>为例略加说明，可作直观认识。1925年9月12日，桃坞中学在纪念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校长梅乃魁补给上届征文竞赛班次第一、全校第一、高初中成绩第一、宿舍整洁的学生和集体以奖品及初中文凭。9、10月之间，“季报部为增进同学兴趣起见，特揭中西征文悬赏，题录取者赠五元之奖品。同学才逾杞梓，文比琬琰；玉液琼膏，定能津津齿颊”<sup>②</sup>。12月初，“校中为度量学生程度起见，特举行中英文测验。争奇斗捷，各擅胜场，成绩优良，当可预卜。”<sup>③</sup>结果不详。这是第一学期的情形。第二学期开学初，“本校为激励生徒，研精国粹起见，爰于正月十八，举行中文竞赛，题为‘为学无止境’。同学分坐‘纪念’与‘自修’两室，沉思力索，钩心斗角，乌丝擷宋、班之艳香，麝墨泼韩、苏之潮海，鸿篇佳制，定多巨观”<sup>④</sup>。本次中文竞赛，优秀作文刊登在《桃坞学期报》1926年第9卷第2期“文章竞赛”专栏上<sup>⑤</sup>，作者依次是张青莲<sup>⑥</sup>、

① 1925年9月至1926年6月。

②③ 《本校春秋》(之一)，《桃坞学期报》1926年第9卷第1期。

④ 《本校春秋》(之二)，《桃坞学期报》1926年第9卷第2期。

⑤ 题目都是《为学无止境》。

⑥ 同期张青莲还有两篇文章和十首诗。张青莲比钱锺书长两岁，当时在高三，1926年6月从桃坞中学毕业，毕业典礼上还作了中文演说，英文演说为袁树漠。张青莲虽然中学时候文章写得好，但后来还是走了科学的研究之路，成了中国现代著名无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

王凤灵、王雋生、曹觐虞和房鉴钊。钱锺书只有一篇译作<sup>①</sup>，似未获奖。4月3日，上午举行英文会考。“高中各级及初中最高级诸同学咸与试。题为《日日阅报之价值》(*The Value of The Regular Reading of newspaper*)。信笔挥洒一气呵成。孰占鳌头，问之探花使者，便知分晓。”<sup>②</sup>此次会考作文“孰占鳌头”也无从知晓。没过几天，学校又举行翻译竞赛。“与赛资格中英文须在高中者。竞赛第一，得奖马崇淦先生所赠金牌云。”<sup>③</sup>钱锺书看来是没资格参赛的。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国文成绩好，文章也写得好，在这期间，钱锺书担任了校报《桃坞学期报》的中文编辑。在《桃坞学期报》上他发表了文言、白话、译作等不同形式的文章。因为这层关系，季报部举办的作文竞赛，他很可能就没有参加。<sup>④</sup>

在桃坞时，钱锺书还代替同学写作文。桃坞中学同学叶谦吉回忆说，有一次，他到钱锺书的房间和他一起画解析几何课的图，看到钱锺书没画好，便说：“这种图交上去一定不及格。我来帮你画，保证你得甲等，你帮我写中文作文。”钱锺书高兴地答应了，结果他们俩都得了甲等。提及这段往事，叶老笑着说：“没想到一辈子唯一的‘作弊’，竟和大文豪钱锺书合谋而为。”叶老还说，那时钱锺书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读字典。他的字典很有名，每当读到新的字词，他就在字典的空白处做注释，最后字典写得密密麻麻的。<sup>⑤</sup>

桃坞中学也是钱锺书读书与写作的一个转折点。上桃坞中学以后的一年暑假(1926年)，在清华任教的钱基博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命钱锺书和钱锺韩各作一篇文章，结果钱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而钱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锺书从此用功

<sup>①</sup> 即《天择与种变》。

<sup>②③</sup> 《本校春秋》(之二)。

<sup>④</sup> 详见本书第二讲《钱锺书与〈桃坞学期报〉》。

<sup>⑤</sup> 《101岁博导叶谦吉：我曾和钱锺书“作弊”》，《重庆商报》2010年11月22日。